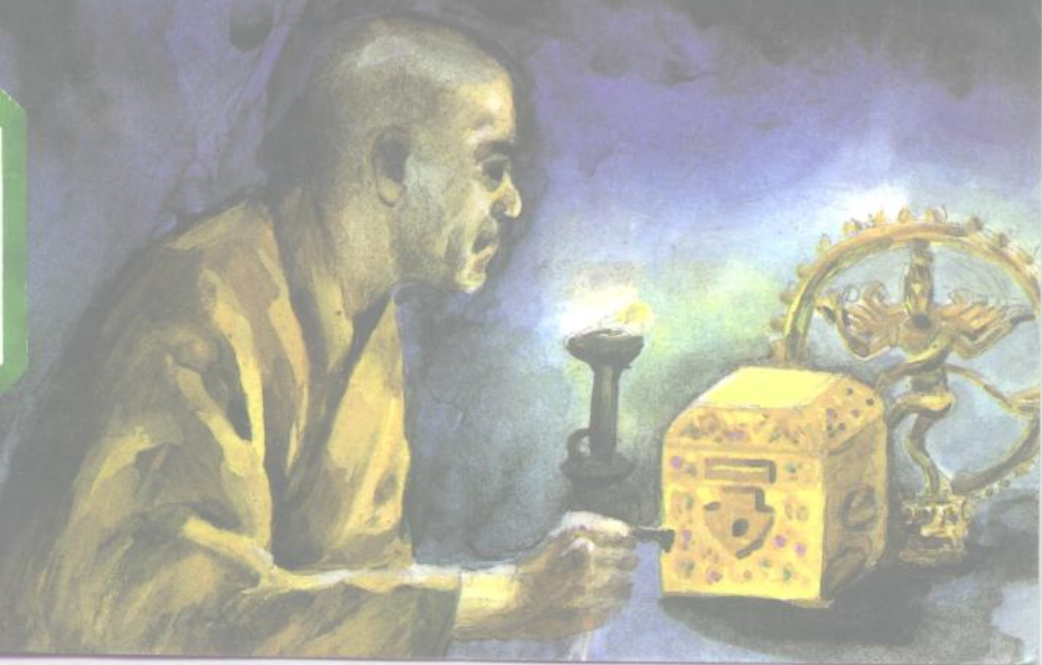


群众出版社

亿万美元遗案

刘敏 彭祖贻 著



亿万美元遗案

刘 敏 彭祖貽 著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093号

DR04/02

技术设计：祝燕君

亿万美元遗产

刘敏 彭祖貽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173千字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965-x/I·333 定价：4.60元

印数：0,001—7,600册

目 录

一、古庙疑案	(1)
二、神秘女郎	(11)
三、西陵名妓	(26)
四、宝塔凶杀	(36)
五、深山来客	(47)
六、巫山巧遇	(65)
七、奉节寻踪	(81)
八、荒郊男尸	(96)
九、初露端倪	(107)
十、敲山震虎	(119)
十一、沉沦人生	(132)
十二、鸳梦难圆	(148)
十三、又闻凶讯	(164)
十四、故人重逢	(177)
十五、漏网之鱼	(193)
十六、峡谷枪声	(208)
十七、香消玉殒	(221)
十八、又生迷雾	(236)
十九、结局	(248)

一、古庙疑案

这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坐落在峡江深处的古庙。透过濛濛雾色从峡谷深处升腾而起，使这座举世闻名的古庙更显得神秘幽森。

低沉的念经声和着断断续续的木鱼声从庙中飘出，一直播向深深的峡江，在夜幕中又布施了一层神秘的氛围。

突然，夜幕中传出几声“嗖”的声响，庙中的蜡烛骤然熄灭，紧接着，几声惨叫划破苍穹。

赵元铭和方人奇一行赶到医院的时候，慧清和尚已经包扎停当，正躺在门诊观察室的病床上输液，市宗教事务管理局的李局长和几个干部围在病床周围听慧清叙述昨夜的经过，李局长见赵元铭几人走进来忙中断了谈

话，将他介绍给慧清说：“慧清师傅，这位是市公安局的赵副局长，请您把昨天出事的经过再详细地向赵副局长介绍一下。”

赵元铭热情地问候了几句，又向身旁的医生问了一下伤势情况，医生说，目前看，没有什么危险，主要是脑外伤，失血多了一些，正常谈话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

赵元铭对身后的方人奇说：“人奇，怕还是要录个音吧，这脑袋上的伤……不好说。”最后几个字是压低声音说出来的。方人奇点点头，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架小巧的录音机搁置在慧清的枕边，按下开关键，说：“慧清师傅，请您详细地回忆一下昨晚的情景。”

还没等慧清开口，一旁的李局长突然一拍脑袋：“糟了，差点忘了一件大事。今天有一个香港来的宗教旅游团要去古庙敬香，老赵，你看这事儿——”

“开玩笑！”赵元铭把眼睛一瞪，“你想把洋相出到海外去哇？”

李局长抬腕看了一下手表，才上午九点半钟，“还好，旅游团还没有动身，”他对身边旅游局的一位干部说：“小张，你马上通知旅游局，让他们改变旅游路线。”

那位干部答应了一声走了。

这时大家才把注意的焦点集中到病床上的慧清身上。慧清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由于长期习武，身体一向很健康，看上去不过五十来岁的年纪，只是因为受伤失血过多，才显得有些疲惫，脸上失去了平日里的红润。他看了看病床四周的人，又侧眼瞥了一下枕边的录音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真是祸从天降。”接着，他缓缓地道出了事情的经

过。

“昨夜子时的样子，我和徒弟坚光还在殿内念经，忽听庙门有轻微的响动，没等我回过身来，就有几颗飞石将殿内的蜡烛全都打灭了，见有一个黑影飞身扑进大殿朝我们冲来，一看身手就知是练武之人，而且身手不凡，当时我还击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就地来了个驴打滚，避开了一击，黑暗中却听坚光一声惨叫，心知己惨遭毒手。我虽习武之人，但自知年事已高，不是来者的对手，心中只想暂避，欲乘黑往后殿躲去，不料却被那人发现了，只好硬着头皮与他交手，没有几个回合便被那人打昏了，后来的事儿就不知道了。”

“这回你们可是遇上了个硬手，”李局长对赵元铭说：“能打败慧清师傅的人武功绝对不一般，你们公安局怕难找这样的角色。”

赵元铭拍拍方人奇的肩膀说：“你看我们这位方队长怎么样？”

李局长瞥了方人奇一眼，他看上去约摸二十八、九岁的年纪，脸膛生得白白净净的，也不见得有什么出奇之处，便笑笑没吱声。

赵元铭见李局长没吱声，心里有点不舒服，连忙说，“告诉你吧，他一巴掌可以拍碎四块砖，象你这样的人打十个八个没问题。”

“打赢我有什么用，”李局长抬杠说：“街上随便找个年轻的来都能让我趴下。”

“后来呢？”方人奇没有理会两位局长的争吵，继续询问慧清和尚。

“天亮我才醒来，好象是有人来敬香惊醒了，我从香案

“后爬起来时又把那人给吓着了，好象是个老太婆，当时我也顾不了别的，只想着赶快进城来报案。”

“你那徒弟坚光呢？”

慧清猛然一惊：“哎呀，他当时也躺在香案下面，人好象还能动，只是那深山古庙里我也没办法帮他。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进城来找到政府就好办了。”说着，他一把扯掉手上的输液管，“快，同志，去救救我那徒弟！”

“别急别急，您好生在这里治疗，我们马上赶去。”方人奇安抚说。

“不不，我一定要去。”慧清跳下病床。

警车拉响蜂鸣器，风驰电掣般地顺着进峡公路朝山里驶去。

方人奇把头伸出车窗，强劲的山风迎面扑来，吹得他头发纷飞，眼睛也睁不开，他掏出太阳镜戴上，急切地望着前方。路上的行车不多，听了蜂鸣器的鸣叫都很自觉地闪到路边让道。这时一辆疾驶着的两轮摩托车闪入方人奇的视野。开车人头戴红头盔，身穿大红色防水布夹克，猫着腰，车后的排气管突突地冒着青烟，警车呼啸着将距离拉得越来越近，可那骑手一点儿也没让道的意思，继续在马路中央疾驶。

“这小子好没规矩！”司机嘟囔了一声，又一次加速，眼见就要撞上摩托车屁股了，摩托车才往路边让了让，但仍未减速，照样跑得很潇洒，连一向自认骑术不错的方人奇都看得很佩服。仔细往有机玻璃面罩中一看，原来骑手是他中学时代的同学于立。正欲打招呼说他两句，于立却把面罩一掀，露出一脸很漂亮的连鬓胡子，“你们警察是车匪路霸怎

么着？再挤我可成肉饼了！”

方人奇笑着对他打趣，“是你不要命啊，想叫欧阳守寡怎么着？”

于立冲他一笑，将摩托车靠近方人奇的车窗下行驶：

“还是你们当警察的潇洒，逛山景都是摩托车开道。”

“前面发案了。”方人奇手往前方一指，“你去哪儿？”

“采访。香港有个旅游团今日要去古庙。”

“打转吧，改天啦。就是那儿发的案。”

“什么？”于立没听清。

“你要去的地方发凶杀案啦，旅游团今日不来了，打转吧。”

不料于立一听却更来神了，“什么？好！古庙奇案！更有写头，人奇，咱们今天算是泡上啦，没准儿捞篇轰动的。”

这话给坐在方人奇身后的赵元铭听见了，把脸一沉，拍拍方人奇的肩说：“不行，人奇，让他回去，案子还不知咋回事儿呢，这帮笔杆子尽瞎捅，帮倒忙。”

方人奇听后，又冲于立说：“于立，我们头儿说了，不准采访，请回吧。”

于立将一包555香烟扔进车窗说：“人奇，帮帮忙，跟你们头儿求求情，给个方便，我一定写稿替你们吹。”

“不行就是不行！”赵元铭点燃烟说。

“吃人家的嘴软呀。”方人奇笑嘻嘻地说。

“就一支烟？嗤。”

说话间，车子已在古庙前的路口处刹住了，于立也把摩托车停在前面不远的马路边上。

赵元铭一行将慧清搀下警车，慧清下车后挣脱警察们的搀扶，打头插进石砌小径朝古庙飞快地走去，步态一点儿也不象一个刚受过伤的古稀老人。警察们跟在他身后都很吃力。

“师徒情深啊。”赵元铭对方人奇说。

方人奇却望着慧清的背影露出疑惑的神情。这时赵元铭发现于立也跟上来了，便吆喝说：“喂喂，谁请你来了？”

于立站在中等身材的赵元铭面前高出大半个脑袋，脸上却冲他讪讪地笑：“赵局长你又不是不认识我，我没帮你们少吹呀。”

“案子破了再请你来。”赵元铭说，“现在还不是时候。”

方人奇见他们这边又顶上了，便回头解围说：“赵局长就让他去看看吧，不准拍照就是了，于立你要写文章等案子破了之后再写。”

于立说：“一定一定。”

技术科负责现场勘查和拍照的几位同志随慧清先进庙里去了，方人奇和赵元铭站在门外观察四周的环境。峡风瑟瑟地吹来，古庙四周的竹林松涛山草发出阵阵呼声，院中的几棵老树随风摇曳，太阳虽然已经升起老高了，但仍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孤寂而荒凉的氛围。

于立说：“这儿倒是个休生养性的好地方，空气真好。”

方人奇说：“老同学我可没你这份闲情雅致。”

于立从采访包里掏出像机欲拍几张风景照，方人奇伸手制止他说：“别忘了咱们的约定。”

于立笑笑收起了照像机。

“坚光，坚光他……”慧清激动地从庙内冲出来，话都说不顺畅。

方人奇冲进庙内，见几位技术人员正围着案桌拍照、勘查，随行的法医从香案后站起来冲他打个手势说：“死了钝器伤。”

方人奇从一位技术员手中接过现场勘查灯，雪亮的灯光射进香案的下面，坚光和尚早已魂归西天，两眼瞪得大大的，僵固成无光的半球体。庙外院中，传来慧清和尚呜呜的哭声。声音倍感凄凉。一直在旁边的刑警队副教导员李湘水又从方人奇手中接过勘查灯，仔细地照着死者的周身，坚光光秃的头顶上有一个血肉模糊的窟窿，显见是致命伤。

殿中到处是打斗的痕迹，慧清说的那个香客老太婆已经不见了，门口地上倒着一个竹篮，竹篮的周围散着一些贡品，方人奇上前拎起竹篮看了看，编制工艺很精细，象是城里人的用品，他掂了掂又放回原处。

法医做过尸表检查后对赵元铭和方人奇说：“从尸斑现象看，死者大约死了5个小时左右，致命伤应该是头上的这一处。”

方人奇看了一下手表说：“这就奇怪了。慧清和尚说的昨夜子时左右发案的，子时就是深夜11点到凌晨1点，你看现在几点，都快中午11点了，这小和尚早晨6点才死？”

李湘水说：“也许发案时他只是受了伤，后来又拖了几个小时才死的？”

方人奇指点着死者头上的伤口和地上的血泊说：“你瞧，脑浆都流出来了，拖也拖不了这么长时间。”

“脑浆流出来了就一定要马上死吗？”李湘水回头问法

医。

“这……很难说。”

“就是嘛。”李湘水笑笑。他是个军转干部，年龄比方人奇大十多岁，但到刑警队的时间不长，才两年多，比较忌讳人家拿业务技术问题难他。

方人奇没理会他的话，转对赵元铭说：“赵局长，你看那老和尚是不是有点古怪？”

赵元铭说：“我也在想这事儿，那么大年纪，又受了这么重的伤，还昏迷了五、六个小时，……练过武又怎么的？”

“师傅杀徒弟？”李湘水问。

赵元铭和方人奇对视，笑了笑，没有回答，李湘水看了心里有点不舒服。方人奇是赵元铭一手提起来的人，一向倚为左右臂，赵元铭到现在还兼着刑警队的正职，跟他们共事，自己总象是一个局外人。

方人奇来到院中，慧清正坐在一棵老松下，背靠着枝干仰首望天，神情冷戚悲伤。于立靠在院门处不动声色地看着。方人奇冲于立挥挥手让他暂避，于立便退到院外。

“慧清师傅，”方人奇蹲在老和尚面前说，“您离开时坚光还没有死？”

慧清老半天才回过神来：“我看他好象还能动，但也说不准。那时天刚亮，庙内光线还很暗，我自己也是迷糊的。”

“你对作案人有什么印象没有？除了他会武功这一条之外，比如说长相，声音等。”

“说不上。当时庙里漆黑，他也没说话，闷不做声地跟

我打，只能凭感觉说他是个年轻人。”

“有没有第二个人或第三个人？”

“我感觉只有一个人。”

方人奇站起来，说：“您再想想，想起了什么就跟我们说说。”

由于古庙周围地理环境复杂，现场勘查一直持续到下午五点多钟，但勘查的结果却令人失望。庙内斗打的地方是硬物地面，除了斗打的痕迹之外几乎没有发现能反映罪犯个人特征的东西，击伤小和尚头部的凶器显见是庙内的一把糙白木椅，除了血迹也没能留下指纹。只是在庙外石径边的杂草丛中发现了儿枚烟蒂。由于这里常有香客来拜佛，也无法判断是否为犯罪分子所留，但技侦人员还是一一提取了。现场勘查快结束时，老和尚慧清提了一个请求，要为徒弟坚光诵经，以超度亡灵。这个请求被方人奇婉拒了，——被害人的尸体还要做仔细的法医检验。

因为明天那个香港宗教旅游团还要来敬香，警察们和随后赶来的市宗教事务管理局的几位同志一起帮助把古庙打扫了一番，慧清和尚谢绝了宗教事务管理局领导请他进城治疗的美意，重新燃起了蜡烛和清香，手持木鱼槌打坐，在佛像前诵起经来。

刑警们将坚光的尸首装进警车后的停尸箱内，此时，暮色四起，峡江里一片迷濛。隐隐地，可见江对岸的山壁上有几盏航标灯在暮霭中忽明忽暗地闪烁着或红或绿的光亮。

古庙中又传出声声木鱼的敲击和诵经声，和着山野的萧瑟秋风在峡江的上空飘荡，给这峡江深处平添了几分凄凉和神秘。

方人奇回头望了一眼暮霭笼罩着的古庙，自言自语地说：“深山古庙，奥妙不少哇。”

赵元铭和李湘水在他身后有同感地点点头。

警车无声地闪烁起血色的回旋灯，缓缓启动，血红的光亮象一簇神秘之火在峡江峭壁上的暮霭中飘动。方人奇没上警车，坐在于立的摩托车后坐上，“吹点山风，让头脑清醒一下。”

于立仿佛刚从一场恶梦中醒来，他叹了口气，无限感慨地说：“古庙寂寂血光起，贫僧寥寥命归西。唉，一个出家人，与世何争？”脚下一踩，摩托车轰然启动。

二、神秘女郎

天刚蒙蒙亮，长江761驳轮上的水手吴凯就给一泡尿胀醒了，他跳下床趿上拖鞋就往外跑，同舱的水手长肖汉志还在梦中打着响亮的呼噜。

吴凯一到船尾，睡眼朦胧地冲着江面撒起尿来。这时，东方的天际刚刚露出一条淡淡的鱼肚白，江面上低回着一层迷茫的白雾，散泊在周围的货轮也都很悄寂。偶尔有那么一只白色的江鸥轻轻地划过江面，发出一串咕咕的叫声，这声音在宁静的早晨显得孤寂清冷。

一泡尿排空了，吴凯感到十分的畅快，他系好裤子后用力做了几下扩胸动作，惬意地来几次深呼吸，正欲回舱取牙具毛巾洗漱，视线却被船尾小舢舨上的一个动物吸住了，他吃惊

地“啊”了一声，眼睛便定住了，少顷又眨巴眨巴眼睛，疑是自己看错了。伸手揉揉再看，小舢舨上居然真的是躺有一个人。

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年轻而漂亮的女人。在晨光中仰着一张美丽得灿烂的脸，不，不是灿烂，是苍白疲惫。

“哎，师傅，师傅，你，你快来帮帮我！”女人的嘴唇仿佛在蠕动，身躯也在挪动挣扎。

“你，你是谁？大清早的，怎么躺在这里？”吴凯心惊胆颤地问。

“我正想问你呢，我怎么会躺在这里？我不是死了吗？这是阴世还是阳间？”女人说。

真他妈见鬼了！吴凯心里嘀咕，手扯起系舢舨的缆绳将小舢舨拉近了一些，他蹲在船舷边打量那女子，见她的手脚都被绳子捆绑着，身体缩卷象一只大虾。女人的全身透湿，浅黄的真丝衬衫紧裹着曲线玲珑的身子，粉红色的胸罩隐隐地透了出来，象两个胀鼓鼓的山丘，下身的白裙子已是皱巴巴的了。“快帮我松开绳子嘛，难受死了。”那女子盯着吴凯催促道，哀求的语气中竟含有些许娇嗔的意味。

他想马上跳下去帮她，身子却动弹不得。事后他对人回忆说，当时他满脑子都是龙女鱼精美女蛇之类的念头，浑身上下突突地爆满了鸡皮疙瘩，人不住地打哆嗦，小腿肚子好象都抽筋了，他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跑回船舱喊醒了老水手肖汉志的，两人一道儿到船尾，他心才定了下来。

见多识广的老水手肖汉志看到眼下的景象，也惊愕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那双似乎永远都眯成一条缝的眼睛竟破例地露出了两粒昏浊的眸子。他办事毕竟沉稳，为了避免只有两个当

事人说不清，他让吴凯把船上所有的人都喊起来。

几分钟后，船长兼领航张士扬和761驳船上的全体船员便齐齐地来到了船尾的甲板上。

高而瘦的舵工赵水生。

矮矮墩墩的如黑李逵似的轮机工刘玉山。

加上张士扬，肖汉志、吴凯共五人。后来的几个人又是一阵惊诧。肖汉志说：“还是先把人弄上来再说吧。”

张士扬点头同意之后，吴凯、赵水生、刘玉山三人便跳下小舢舨。

那女子被人捆得象一只粽子，吴凯住人给她松绑时她显得极为虚弱，一言不发地闭着眼睛，任这些笨手笨脚的男人施为。绳索全被松开之后她依旧躺在仓中一动不动，裸露在外的四肢上印着几道深紫色的索沟。“妈的，是哪个小子好狠的心，把人都捆成这样儿！”刘玉山骂道。

那女子依旧一动不动。

“喂，你死了吗？”舵工赵水生是个很幽默的人，伸出脚尖轻轻地踢了一下女子的屁股。

女子微微地睁开双眼，迷茫地望着天空，两眸布上一层淡淡地阴翳。“难道我没死吗？”说罢又重新闭上眼睛，竟如死了一般。

船员们谁也没有见过这阵势，一时不知所措，都傻愣愣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就连张士扬也不知如何是好。

还是肖汉志老练一些，他跑回舱里取来头天喝剩的半瓶白酒递给刘玉山说：“快，给她灌几口。”

刘玉山依言做了。他动作很粗鲁地捏住女子的鼻子，咕咚咕咚地倒了几口，那女子给酒呛得连连咳嗽，一会儿功夫脸